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五六同

金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道進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靈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婁而不可饗王之墳御腫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緒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于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紉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蒸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吝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

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操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劫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猶有餘地至于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閭事爾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惟靈寢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人之所樂者真樂無樂爾反以爲早阻腫腫困懷中顧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處于以滿之奏蒸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

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慙慙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頌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祛而同遊上中天之半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于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却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爾與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甲楯趨高深不願復還於故都髮鬢數十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

焉既寤所坐猶獨者之處侍御獨者之人  
 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辨王問所從來左右  
 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  
 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  
 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  
 國王間常疑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  
 撰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妻肆意遠遊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臨駟而左綠耳右騂赤  
 驥而左白滅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翁為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騂監驪而右  
 山子相夫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  
 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鶴之血  
 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  
 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  
 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  
 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饒于瑤池之上西王  
 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  
 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  
 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歎吾過乎穆王幾神  
 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祖世以為登

假焉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  
 至一是以真能證其道者一起而入無有  
 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之至  
 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觀人間之無  
 有審世累之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  
 以至道之真境也仰不見日月則高不足  
 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  
 影所照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  
 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響所來耳亂而  
 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  
 聽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宮亦猶中天之  
 視其國矣穆王不足以達此故解心釋神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也夫化人復謁王  
 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  
 之異迺至此者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類  
 起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宮爾其所居  
 其所游初不異於王之宮王之國也由是  
 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  
 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

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從顯奇出異務駭  
 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  
 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黃帝華胥之治可  
 幾矣奚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  
 為化人之奉化人猶不吝然化人豈具有  
 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即此而悟  
 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  
 為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觀化工之隨起隨  
 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  
 王乃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而樂之  
 抑又非矣至於化人復謁王同游則示以  
 道之真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  
 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之行超於形體  
 豈未得於道未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  
 化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  
 制止之焉雖然化人移之王若墮虛是亦  
 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既  
 寤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語以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  
 理而大悅也於是不恤國事而遺物不樂

臣妾而離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局於近命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駿之乘非常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雲不足以擬其駛矣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祖向也白鶴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速之畜獸白鶴之血以飲王將易其慮而使之趨高也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則滌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于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守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別日升于崑崙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夫難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為黃帝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于崑崙之丘則其肆意所遊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

游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肆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而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人也雖封于其宮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主而賓之抑與之賜于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當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延觀日之所入者日道喻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為德之盛則日之入於西極其聖人敘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歟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其不盈于德而謔于樂也周書稱其百年老荒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大齊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靈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咸紀其說焉嘗謂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効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

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當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樓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視不說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與也屏左右而與之言則衆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晚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內得於道示斯文以尹衆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矣須學哉

解曰生死幻化繁而論之知形之影如水之滲如塵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即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即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隱名之也故微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實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為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必本於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說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既有學幻之知斯墮為幻之境矣唯真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矣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

告老成子是真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倚杖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為人之為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真亦幻窮其數變則即幻而覺覺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矣不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遂能倚杖四時更造雷冰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即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冰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意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任其道姑

道老君祖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解曰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迷運寒暑密度使萬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倚杖四時為功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冰為幻則物無遺類矣則善為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為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密庸不可俄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為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默運不言之妙人能觀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人微夢有六候奚謂八微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微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

夢二曰寤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但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理之常爾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但而況於知道乎知道者雖死生曾無變乎已其

視夢覺亦未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街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為神因

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為夢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也飽而夢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癘得以蠱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為吾之冠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為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為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夢猶以為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覺夢而不悟雖水穴取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真有於心然而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

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且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聞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為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五